

钱塘江边五个“倔老头”—— “喊潮”14年 每人用坏七八个喇叭

“潮来了，快上岸！”

赵云祥举着喇叭扯着嗓子喊，边喊边跑。从岸边到江心的丁字坝上，几个孩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。远远望去，江水上下翻滚，后浪追着前浪，发出轰隆隆的响声。

等孩子们终于听到赵云祥的喊声，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回跑，刚上岸，潮水就拍上了堤坝。

没人比在钱塘江边长大的赵云祥更懂“潮”，也没人比他更了解潮来时的凶险。

近30年来，钱塘江杭州段已发生潮水卷人事件数百起，死亡近百人。2007年之后，钱塘江沿岸逐渐出现了“喊潮人”。今年76岁的赵云祥就是浙江海宁丁桥镇的喊潮人。他还有四个同伴，年纪最小的钱新坤72岁，最大的周卫利已经78岁了。每一天，他们迎着潮汐的时间上班，巡视江边，劝离危险地带的游客，有时还会救下想轻生的人。遇到“不听话”的，钱新坤就扯着嗓子跟人喊，非把人劝离不可。“真是倔老头”，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。也多亏了这几个“倔老头”，自2008年五人喊潮队组建以来，14年间，丁桥镇再没发生过观潮落水事故。



外地游客咨询，钱新坤口音重，连说带比画方便对方理解。



大潮来前，有人翻过海塘靠近江面，赵云祥喊话让对方赶紧上岸。

“倔老头”

14年过去了，当年的五位老人依旧在岗，其中最年轻的钱新坤，今年已72岁。9月7日这天，刚刚吃过晚饭，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出了门，五六分钟便到达大缺口观潮点，这是他的“根据地”。

按照镇上的规定，由于“汐”来的时间大多在晚上或者凌晨，游客少，所以喊潮人只需要在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，根据潮来的时间，前后巡视两到三个小时。但每年夏季，钱新坤习惯晚上也来巡视两个多小时，不少人喜欢晚上到江边纳凉，这让他不放心。夜里黑，怕招手喊话别人看不见，钱新坤还特地准备了一只哨子，尖锐的声音更能引起人们的警觉。

大缺口观潮点分两层，农历初一至初五、十五到二十的“大潮汛”期，游客只能在海塘上行走，除此之外，平日海塘下方的沿江步道也向游客开放，有大胆的翻越围栏，往浅滩上走。借着月光，钱新坤看到了浅滩上的一串脚印，虽然当时已

不见人影，但他还是生了一肚子气。

总有人觉得“没事儿”，但实际上，沙滩每日都经潮汐冲刷，情况复杂，有些地方松软极易塌陷，有些沙滩再往前三五米，水深就断崖式加深，可以达到5米以上，“江里有泥沙，有漩涡，掉下去很快就能被冲走。”

钱新坤说话口音重，而江边往往是外地游客，没明白意思，反而和他嚷起来，这是最让人恼火的。钱新坤没有太多花哨的说辞，只反复告诉对方“靠近水边危险，水深！”“泥下面有的地方是空的，会陷进去，你会很危险。”遇到怎么也不听劝的，他也会跟对方急，“和你说了这儿危险，你出事了怎么办，你不为你父母家人考虑下吗？”

“真是倔老头”，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。这些年，光是喊话的喇叭，他们每人就用坏了七八个。但好在五人喊潮队组建以来，丁桥镇再没发生过因观潮导致的落水事故。

潮来

赵云祥每天出门“上班”的时间都不一样，决定他上班时间的不是领导，也不是田里待收的稻，而是“潮”。

9月7日，农历八月十二，早上不到8点赵云祥就到了丁桥镇海塘边东龙头。电动自行车停靠好，他拿起车筐里的布袋，一边走一边掏出蓝色工作服穿上，然后试了试电动喇叭的音量，没问题。

这天，潮会在8点40分左右到来，赵云祥要在潮来前一个小时左右上岗。

“喂，坝上的人出来，潮快来了，不安全！”刚刚上塘，他就瞧见有位穿着绿化工作服的女人翻下海塘往江边走。这几日，东龙头段附近的绿化带在维护，好几十人一早早就来这里铺草种花。根据赵云祥的经验，工人们

多是本地人，不会这么“不懂事”。女人闻声回到海塘上，赵云祥放下心继续往前走。

300多米开外，最东面的一个丁字坝附近，一群年轻人刚刚翻过了水泥堤坝，在松软的浅滩上拍照。“喂，回来，快出来，潮快来了。”阳光有些刺眼，赵云祥一手遮阳，一手举起喇叭提高了嗓门，但几次喊话下来，对方无动于衷。

赵云祥急了，紧紧皱起眉头，一边喊一边挥手，几乎小跑起来，但他的声音依旧底气十足，反复喊“回来，都回来！”

总算是听到了。那群人回到安全地带，赵云祥也放慢了脚步，刀刻般的鱼尾纹稍稍舒展开。顺着年轻人离开的方向，赵云祥指了指从岸边径直延伸到江心的几个

水泥大坝向记者介绍，这几个丁字坝，是附近最吸引游客的地方，大潮冲到坝上受阻会形成回头潮和冲天潮，激起三五米高的浪头，有时甚至达到十来米，“人在边上的话，轻而易举就能被卷走。”

8点40分，浪潮“如约”而至。这天潮不大，浪头大约半米高，加上小长假前的工作日游客少，江边不算热闹。浪潮过后，原先高出水面一米多高的丁字坝被卷着泥沙的潮水淹没，若不是这丁字坝作了参照物，岸上的人一时间很难发现水在涨。

隐藏的危险还远不止这些。赵云祥说，一般大潮过后还会有二潮（也称“暗潮”）紧随其后，不同于大潮泛白的水线，暗潮透明而“低调”，但凶猛程度不比大潮弱。

懂潮

赵云祥的话不是吓唬人，没人比生长在钱塘江边的人们更懂潮。

钱塘江潮涌一日两次，白天叫“潮”，夜间称“汐”，“潮”“汐”相隔大约12个小时。每个月的农历初一至初五、十五到二十被称为“大潮汛”。这几天，海水受到引潮力的影响最大，从钱塘江口涌入后，在河道内受阻，便有了后浪推前浪的景观，浪潮像是一条水岭，奔腾着冲到岸边。而一年之中，农历八月十六至十八，太阳、月球、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段时间海水受到引潮力的影响最大，潮也最为壮观。

有据可考的记载，钱塘江观潮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这一习俗始于汉魏，两宋时期达到空前盛况。从南宋开始，有了八月十八“观潮节”的说法，并逐渐从一种皇家赏玩的项目成为百姓热闹的节日，沿袭至今。

赵云祥的童年，在江边玩水、抠泥、观潮填满了日常。不过，疯玩一天的孩子们如果回家后被告状“下过水”，则免不了挨一顿暴揍。

人被卷走的情况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在钱塘江边发生，有数据统计，近30年来，钱塘江杭州段已发生潮水卷人事件数百起，死亡近百人。2007年8

月2日下午4点半左右，杭州下沙七堡一丁字坝附近，有30多人在江堤下玩耍，其中20多人被潮水卷走，11人丧生。在那之后，钱塘江沿岸逐渐出现了“喊潮人”。

2008年，海宁丁桥镇组织五个村的村民成立了喊潮人队伍。队伍共五人，年纪最大的64岁，每个人各管一段，将丁桥段13公里海塘“承包”。赵云祥是第一个报名的，之前，初中文化水平的他在村里当过18年会计，他也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。对于这个决定，他给出的解释是，“闲不住嘛，还不如做点贡献呢。”

潮去

有时难免会力不从心。

最年长的周卫利今年78岁了，两年前左腿做过手术后，腿脚有点跟不上了。但潮不等人，周卫利把五十多岁的儿子推了出来，村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他不能让这塘上有了空缺。

要懂潮，要会游泳，要保证一天不落地上塘，喊潮人这班，不好接。

今年76岁的赵云祥还算硬朗，腿脚麻利，在塘上甚至还能小跑，“我还可以守很多年。”

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，海宁观潮节开幕，游客爆满，但对他们五个来说，反而是一年中更轻松的时候。因为大到海宁市，小到沿江各镇、各村的政府和公安部门，甚至还有志愿

者，都来做江边的安保工作。

这段时间，钱新坤就变成了“讲解员”，他操着一口难懂的方言给外地游客讲解，怕对方听不懂，连说带比画，形容潮水大时的样子，他把手高高举起，再一巴掌拍下来，“这个力可以推走好几吨重的汽车。”

观潮节落幕后，钱塘江边重归平静。喊潮队的工作也寂寞下来，到了冬季，可能一天巡视下来都看不到一个游客。但潮水还是每日有涨有落，喊潮人的脚步也不能停下。

没事的时候，钱新坤就练练普通话，“希望你们，高高兴兴看潮来，平平安安回家去。”这句话他说得最多。（新京报）